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
第二十六回 金消裘敵名士蕭條 裙布荆釵美人憔悴

慶如經此一番大病，費用已經十分拮据，免不得典衣貸馬。原來慶如雖是個大家，中落已久，連年又遭水荒，田租無收，家用尚且不繼，自不能寄出來了。林林雖有些衣服首飾，並無現資，所以幾個月小房子一住，竟異常竭蹶起來，起先還是東移西借，過後便把首飾來當，等到慶如病好，已經奩篋一空。

娘姨阿寶只好辭別了另招人家，僅用一粗使大姐，慶如自覺過意不去，十分抱歉，林林卻處之泰然，不以貧富易意。每日仍是梳的絕光的頭，簪的絕豔的花，嘻嘻哈哈像沒有心事一般，空窩著慶如尋些歡樂，只叫黃連樹下彈琴了。單差房租已欠了兩個多月，如再不付，就要釘門，慶如頗為著急，這日來與林林商量道：「房租只在明後日，家中既不寄來，好友都不在此，無可稱貸，我想回家一次，變賣些田產，卻又緩不濟急，如何是好？」林林笑道：「不妨，這個事我在出迎春坊時，已打算好子，因你有病，所以沒有實行，如今再緩不來了。我想坐食山空，天下斷無此法，免不得要盡些生財之道，只要日進分文，也就夠我兩人吃著了。論你這個性情，捐官做必不願意，如果低頭下氣去做教習或者書記之類，你也乾不來的。還不如做些生意，或是開一片小店，雖然流入市井，究竟還有自主之權。

只稍稍沾潤一點，依舊可以琴書自娛，你道如何呢？」慶如道：「好雖好，但貲本無出，也是枉然。」林林道：「不難，我的首飾是已經當了，剩下的衣服雖不多，如果變賣起來，也有五六百金，就好把那當去的首飾贖回，再向銀樓珠鋪裡賣去，大約好得一千四五百金，你拿一千金去找人合股，開一個店，拿四五百金存在莊上，吃些利息，遇有緩急，也好貼補貼補。我也不望得利，只望每年有二三利息，那就有四百金光景，可以苦苦的度日子。」慶如淚下道：「你這許多東西，都是辛苦積貯，如今為我消化淨盡，豈不可惜！想古人說的金屋藏嬌，如今我不名一錢，累得你如此藍縷，教我如何對得起你呢？況且美人手韻，全在妝飾，如今弄成這個樣式，豈不失了茶花第二樓的身分？你想想馬克是何等富麗呢？」林林搖手道：「這些話你都不要說他，男女配合，只要愛情固結，豈在錢財上計論麼？這錢財本是公用之物，不論何人，均可有無相通，何況你我是何等交情呢？至於女人妝飾，全在精緻，不在富貴。自古美人，他愛裝束，也不過潔淨適體，方為善於梳妝，若不管合宜與否？只要耀炫人的耳目，何不打了個金的假頭，像戲裡羅漢的頭一般，套在顛上，豈非更覺輝煌，即使不相稱若何？

所以無論貧富，既是個美人，總有一個合宜的裝束，不因寒儉而減色的。那馬克長居匏止坪時，也未嘗不是這個打算，只差亞猛生了家庭阻力，所以沒有達他的目的，只怕要讓我來補他未竟之志哩。」慶如給他說得笑了，只得說道：「好，說得暢快，我只得要敬領厚情了。」林林也覺欣然，暗想倒享受了他一副知心眼淚，因問道：「你如今想做什麼生意呢？」慶如道：「我想別的都是外行，如何做得，惟在文字中打算，聞得近來書鋪的生意很好，我們的朋友，也大家有幾部譯稿要出版。如果開一個書鋪，自己印些書來買，再替別人發行發行，到底自己曉得些，只怕倒不會折本到那裡去。」林林道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，速速去辦，要緊。」慶如答應了。

從此日日的變賣金珠衣飾，又約了幾個股東，在棋盤街上租了一間房，開起一個鏡清書局來。人家見他又有了錢，自然又奉承起他來，殊不知慶如這回奉了林林的約束，絲毫不敢亂走，只是日日的早出晚歸，盡心竭力料理店務。林林也替他結算賬目，估計利息，居然一個當爐的卓文君模樣，只可惜書坊的利錢微薄，所賺的還不夠所用的，加之上海連年米珠薪桂，房價飛增，新馬路的大房子，住不起了，只好退掉，在左近又租一間，局面狹小，比前大不同了。林林此時只穿得洋布的衫裙，只帶得包金的釵鬢，卻依舊愛茶花如命，天天把他簪在襟上。好在上海的婦女，妝飾是天下第一，無論如何丑婦，只在背後望去，沒一個不是小腰細頸，雲鬢花顏。只因他的發髻，梳得異樣入時，上圓下尖，既長且闊，緊貼頸上，好似烏雲映雪一般，更有作墮馬妝者，所以必須對面看來，方見廬山真相，不然未有不作天際真人之想。何況林林本係天姿國色，加以梳妝，雖是衣飾減少，越顯得素面生霞，清神壓水，方信美人淡妝之妙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有一日娘姨阿寶拿了幾樣餅餌來看望林林，卻好慶如在店未回，林林正在那裡做些針線。阿寶見他身上十分寒儉，不覺歎道：「先生你可記得端午節上我說的話麼？如果聽了我何至落到這般景象。只是現在回頭也還不遲，我如今在華大人公館裡，伺候他第三姨太太，這個姨太太也是堂子裡出身，他的相貌，只及得你先生的腳跟，卻因嫁了華大人，享了許多福，別的不講，只他住的、穿的、吃的那一項不稱心適意。閒時約幾個姊妹又又麻雀，鬥鬥挖花，或是喊一部馬車，出去兜兜圈子，那樣不好，華大人又同他很說得來，拿他當珍寶一般。那一天我同阿昭閒講起你，先生如果肯嫁華大人，那怕他不樣樣奉承你，一定是要蓋過三姨太太，何況他還不敢自己討，是替王大人討的，你想王府裡富貴還說得盡麼？只差先生戀住了項大少，不肯離開，如今項大少變成蹩腳先生，你也該走了。前日華大人還對我說，如果先生回心轉意，他仍肯照原議的。先生你醒悟了罷。」原來這阿寶不會說話，夾七夾八，傷觸了林林，只見林林柳眉蹙起，杏眼睜來，指著阿寶的臉上，直向上去道：「你是我什麼人，要你來管我，我窮我的，與你什麼相干？你受了華中茂這賊的指使，要來說動我，不要做這個夢了。我自己情願窮，干你屁事。」阿寶嚇得倒退幾步，忙分辯道：「不是呀。